

主持

李小江

· 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 ·

女性？主义

——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

李小江等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女性？主义

——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

李小江等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 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 / 李小江等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性别论坛 / 李小江主持)
ISBN 7-214-02814-X

I. 女... II. 李... III. 女性 - 专题文化 - 研究
IV. 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8042 号

书 名	女性? 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
著 者	李小江等
责任编辑	张慕贞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25 插页 2
印 数	1—5125 册
字 数	192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814—X/G · 905
定 价	14.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前言：谁能告诉我，什么是 FEMINISM？

前

言



QIAN
YAN

20年来，在妇女 / 性别研究道路上，一路奔波，一路追寻……

寻什么？

寻找一个答案：什么是 feminism？

feminism 是什么意思？

一个外来的词汇，外来的概念，来自英文，来自西方，对我们这些生活在东方、在中国的男男女女，会有什么特别的意味或意义么？

译成中文，早先我们说它是“女权主义”，然后是“女性主义”——我注意到，但凡说到西方，总说它是女权主义；但只要涉及到这片土地，feminism 便成了女性主义，温和了许多，文化了许多……但它更加剧了我的困惑。

其实无论怎样翻译，有一根骨头，有一种立场，已是东西南北不争的共识：feminism 站在女人的立场为女人说话，向男性中心社会要求平等权利。无可怀疑，这个旗帜鲜明的“主义”是为广大妇女谋利益争解放的，身为女人，对这样一个女人的“主义”还能有什么困惑吗？



在西方工业文明国家,在那些国家的中产阶级妇女中,女人与女权主义结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何止是结盟?其实就是她们创造了它!试想*200多年前,试想它破土萌芽的那个时代,一个女人要想个人发展,除了张扬起女权主义的旗帜并集结起自己的队伍,还能有其他别的什么出路么?没有。

因此,18世纪末,在工业革命和启蒙思潮的基础上,在西方国家在欧洲和美国的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中诞生了女权主义和女权运动——它们的确是全世界妇女争取解放的先驱。

200多年过去,女权主义同西方工业文明一样,也呈现出“全球化”动作,不仅壮大了声势,也发展了它的内涵,走向开放,走向多元,成为全世界妇女可能共享的一份宝贵资源。

那么,我的问题在哪里?

我的问题可能也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共同的问题:关于妇女解放,我们曾经有过另外一条出路、另外一种背景和另一套思想资源。

——所谓“另外的出路”,与女权运动不同,不是与女人结盟,而是与“被压迫阶级和民族”结盟;在中国,就是与民族革命和战争结盟。

——所谓“另外的背景”,不是与男人对抗,而是“男女平等”的社会实践;在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已经有了半个世纪的历史。



——所谓“另外的资源”，不是女权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共产主义理想，不仅为女人的解放，更是“为全人类解放”。

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100年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一直是批判和排斥女权主义的——而我（们），就是在这种思想资源中思考，在这种社会背景中成长，在女权主义和女权运动之外走出了今天——今天的中国妇女，同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的妇女一样，同西方妇女一样，在解放和发展的道路上，长足进步了。

走到今天，当我们在社会上站立起来，当我们开始与西方妇女和女权主义者交往和交流，当面对我们生活中仍然存在着的大量的妇女问题以及女人与男人的问题，我们多出了一个特殊的问题：与女权主义的关系究竟怎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女权主义思想、行为、方法和话语在中国大陆全面登陆，将原本我们的“曾经”挤得几乎没有空间。世代交替中，年轻一辈有了更多的选择，作为个人，的确可以轻装前行，将“曾经”交给历史，在一个开放的世界（而不仅仅是中国）中广泛汲取营养，左右逢源——但作为仍然坚守在这块土地、在这片“曾经”负载太多故事的土地上生活和发展的人们，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曾经有过的“不同”，因为这些“不同”已经融入土地、融入文化、融入世代相接的链条、融入个体身心乃至生命，怎样认识和看待 feminism，以及怎样充分地吸收而不是



排斥它的营养,就不仅是一个身份认同问题,更是不同文化和不同人群之间主体身份的较量。在有效的辨析和认知之前,无论你说怎样说 feminism 是“女人的”、是“世界性的”,对我一类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女人来说,总难免有“隔层”或隔靴搔痒之感;在企图全盘接收的时候,总会生出“找不着北”的茫然。

事实上, feminism 不仅来自西方,而且一直主要就是西方的,无论它怎样善意和怎样正在走向世界,都不可避免地带着“西方中心”和“文化霸权”的印记或色彩,使得我们“认同”的过程也可能成为“质疑”的过程,吸收和融合的时候不可能不伴随着相应的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是文化的,也可能是政治的;可能是历史性的,也可能仍然是现实。

但所谓有“冲突”,一定是因为有了接触。

我总认为,只有通过接触中的“冲突”,而不是一味认同,才可能走向平等交流,才能在“我中有你”的同时让“你中也有我”——交流的过程因此成为共同成长的过程。

这本书的体例因此就是接触、冲突、交流、对话。

带着对 feminism 的质疑和追问,这里记录着“一路追寻”的踪迹,从中国到美国,从新大陆到旧大陆、到亚洲、到日本,又回到我们自己……

追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开阔视野、不断调整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面对活生生的人们和具体的人生,而不再是僵硬的概念或单一的“主义”。无论肤色、种族、民族、信仰、阶层、年龄、学识,无论立场和观点是否相同,我们坦诚相见,袒露心扉,共同探索,为认识 feminism

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和丰富的内容,在 feminism 之内或之外,让我们都能找到更多的资源和发展空间。

李江

2000年6月1日

前

言



QIAN
N
YAN

5

目 录

目

录



1

前 言：谁能告诉我，什么是 FEMINISM? 1

引 文

“祸”从哈佛起..... 1

为什么说“我不是.....”? 6

溯 源

“女权主义”之源起 14

新女权运动的由来 29

词源 39

一路追问

在美国

“通过工作，成为自立的人”(访麦尔文母女)..... 43

“我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访卡普兰博士)

..... 71

“我心想，我也不是.....”(访白梅博士)..... 77

在日本

为了寻求平等和平静(访葛目至女士) 98

1



从社会主义到女性主义(访田畑佐和子女士、 秋山洋子女士)	111
在 德 国	
“我希望女儿走自己的路”(访沃尔特女士).....	148
在同一世界里(访克里斯蒂娜女士).....	154
“我是一个很复杂的人”(访叶玛丽博士).....	159
在这片土地上.....	
我们需要两个世界(张抗抗).....	180
走向中国的女性主义(林 春).....	185
个人经验与女性主义立场(戴锦华).....	193
心智的选择(王 政).....	203
一个中国男人土生土长的女性主义观点(许 平)	227
对 话	
关于“启蒙”(与 Chris Gilmartin 教授的对话).....	242
关于“本土化”(与 Peggy McIntosh 博士的对话)	256
关于“立场”和“客观性”(与屈雅君副教授的对话)	265
结 语	
是否寻到了一个答案?	281

引 文

引

文



引
文

“祸”从哈佛起

1992年2月8日

哈佛会议^① 第三天。

下午是我们几位中国人发言。原来我是排在第三位的,不知什么时候把我调在第一位了,却没有人通知我。当我姗姗来迟,他们正满会场找我——就这样慌慌张张、急急忙忙、从洗手间直接被人唤到讲台上去了。

意外的差错有时也帮忙,发言时索性丢开讲稿(一时匆

^① 由哈佛大学和威尔斯利学院联合主办的“用性别眼光看中国：国家、文化、妇女”国际研讨会,于1992年2月5—9日在美国波士顿召开。



忙找不到讲稿了),随意漫谈起来:谈到我为什么写这个题目^①,是因为想澄清中国妇女解放道路和西方妇女的不同;谈到女权主义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因此不能简单地用于中国及其他非工业文明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

我用汉语讲,卡玛^②翻译——她的翻译实在出色,心领神会,你这里话音刚落,她那边英语已经接上了——我相信她的翻译比我的发言更有风采,每每她的话音落地,台下总有反应。可不是嘛,你在这里公然批评女权主义,底下坐的可都是女权主义干将啊!

找死!

有趣的是,提出反诘的不是西方女权主义者,而是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P女士上台提了三个问题,都很尖锐:

- 1) 你所理解的 feminism 究竟是什么?
- 2) 你为什么说“西方”女权主义?
- 3) 你所谓“中国妇女运动的特点”与 feminism 有什么不同?

很清楚,三个问题后面有三句潜台词:

- 1) 你所谓的 feminism 并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
- 2) feminism 是世界性的,不是你所谓“西方的”;
- 3) 因此除 feminism 之外不可能有什么其他的“中国的”东西。

① 我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妇女问题”背后的政治隐义》,谈中国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和国家的关系。

② 卡玛·韩丁,独立制片人,早年曾在中国生活,有关中国的记录片《小喜》、《天地玄黄》、《天安门》等在国际上颇有影响。



我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只是讲明:女权主义是历史的产物,有一定的历史内涵,因此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它产出和运用在西方的土地上,也有它地域的局限性。我讲“西方”,是区别于中国,因为历史已经写就了,迄今为止,中国的妇女解放不是女权主义而是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

能在这种场合公开谈论女权主义的是非,实在应该感谢这个问题,它给了我一个“把话说出来”的契机。但我很遗憾它是由中国留学生提出来的,当我这样说给P女士听,她回答:“她们就是这样想的,人家不愿说就是了。”——老天,你在为谁代言?

休息时,P女士来找我解释,给我“开窍”:什么是真正的女权主义、如今女权主义已经如何发展了、如何多元化了、她们已经做了多少多少工作……因此才把你们请到这里来了,“这本身就是多元化的证明”。

我一向不喜欢争论,也从来不求一统——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的经历中,实在是被“统”怕了——听她这样讲,固执地要将我“统”过去的劲头,很不舒服,直截了当告诉她:“你们尽可以用各种方法去改善女权主义,可我得回去,必须回到我们自己的起点上,面对那里的实际情况说话、做事。”

“可 feminism 是我们大家共有的,它是一种哲学,是世界性的。”

终于忍不住了,我很生气、很不客气地说:“你在这里,当然可以认同女权主义,因为她们中间有你。可我在 feminism 中看不到我们的位置,看不清中国妇女在哪里。

谢谢你的启蒙。我没想让你赞同我的意见，请你也不要强求我接受你的观点。”

1992年2月9日

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

安安静静坐在后边倾听大会发言。已经隐约感到昨天发言的反应，没想到，不舒服的反倒是中国留学生，彼此一下子疏远了。

而美国人的反应则恰恰相反，似乎是在底下交换了意见，今天不少人向我表示，“你的发言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认真思考。”Marilyn Young^①教授是这次会议的特邀嘉宾，老资格了，1973年便在这里主编了关于中国妇女的书，她特意走过来对我说：“你的发言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是的，我要想一想。”

毫无保留表示赞同的是 Flora Botton 博士^②，昨天我发言后下来，她就对我说：“太好了！你说的正是我心里想说的话。”

下午2点半，连续作战、让人疲惫不堪的会议终于结束了，人们纷纷相互道别。第一个来道别的是 Laurel Bossen^③教授。她显得很兴奋，说她感谢我推荐她参加这

① 美国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20世纪70年代初曾主编过介绍中国妇女史文集。

② 墨西哥国家研究院亚非研究中心主任，长期做中国婚姻家庭研究。

③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曾做过中国农业人口女性化研究。



次会议，“我在会议上处处都能感到你的影响，人们都在谈论你的观点”。她证实了我隐约中的感觉，说“风波”，并不过分。

想到在家时老校长说我是“事儿婆”，真有点哭笑不得。我其实并没有制造“风波”、挑战任何人的意图，不过是太直、太过自由、太不圆滑罢了。

她建议，下次再开这种会，应该事先编一个辞典，把重要的词汇先译出来，比如这个 feminism，还有“女人”、“女性”等等。她认为这次会议中最大的问题是翻译，许多词汇连她都听不懂，更不要说“交流”——难怪这次会议中总是在用词问题上争论不休，也难怪海外学者面对中国学者的发言多半沉默不语，实在也是缺乏沟通的语言。

晚上鲍晓兰^①提出“对话”——可是，能说什么呢？我讲到对话的困难，她仍坚持，说已经将人都通知到了。

鲍晓兰她们刚刚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海外华人妇女史研究小组”，几个骨干成员全到会了，为这次哈佛会议的召开前前后后做了不少工作。晚上光她们就来了七八个人，真可谓七嘴八舌，全都在向我宣讲 feminism：一个独立的范畴、一种性别视角……

听了很久，终于还是打断了她们，坦率地谈了我的看法：“我可以理解你们的好意，这不奇怪，你们的女性意识已觉醒，但却是在国外是在美国完成的，与西方女权主义密

^① “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发起人之一，时为美国在读博士，现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切相关。这与国内广大妇女女性意识的觉醒很不相同。你们大多数是学外语出身，对国内的历史、文化和学科背景缺乏研究，对这些年来国内妇女的情况也不甚了解。你们很容易与这里的女权主义学者沟通，甚至可以代她们发言，总在向我们解释她们的想法，可是与国内妇女乃至国内同行学者的对话却非常困难……”

鲍晓兰的反应出我意料，她打断了我：“你李小江不也是学西方文学出身的吗！”

我拿起自己的茶杯，一声不响，站起来，径自离开了。

三天之后我在香港，一周之后我在国内，听到种种关于哈佛会议的传闻，风声鹤唳，说是席间有过一场“女权主义”风波，闹得不欢而散——我知道，是我惹祸了；但不欢而散的，不是与美国或欧洲的学者，而是“自己人”之间。

怎么就会在“自己人”中间闹出一场“女权主义”纠纷？

自此，我开始认真反省自己的立场，日后在国内外考察的日子里，为这一个 feminism，不知疲倦，执著地一路追问——当然，也有别人的反问，问到最后，仍然是这样一个结果：

为什么说“我不是……”？

1995年初，在德国特里尔大学政治学院讲学。

演讲过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西方女权运动中，



女人反对男人。你只讲到中国妇女与国家政府的关系，那么对男人，你们持什么态度？”

“我想更多的是合作，这与中国妇女解放道路有关。在中国，最早呼吁‘解放妇女’的是男人。整个妇女解放运动中，男人始终参与其间。也可以说，20世纪以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一直就不是一支独立的运动，要么与民族革命结合，要么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今天是与“现代化”结合，女人参与了民族革命和社会发展，男人也为解放妇女做出了努力。因此我想问，如果有人帮助了你，而且日后一同受苦受难，你还能去反对他们吗？”

“那么，你的敌人是谁？”

“我没有敌人。我以为中国妇女也不需要敌人，我们不想和任何人打仗。民族之间，阶级之间，东、西方之间，还有男女之间，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太多的战争，中国历史上也有了太多的战争，我们不能再去打仗——这就是我为什么从来不承认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缘故。”

十几年来，对“女权主义者”这个称谓我一直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无论在并不赞赏这一称谓的国内还是在国外众多的女权运动积极分子中，每当有人问到我，总是一个回答：“我不是女权主义者。”

“你不是在为妇女做事吗？你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地道的女权主义者。”海外的朋友们这样反驳我，不由分说地将我当她们的“同伙”接纳了；大报小报也做出了这样的介绍“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feminist scholars in China”。英文中这样说说也就罢了，因为除了一个 feminist，也真的找不到其他更准确的词。但要译成中文就变了味，就成了